

汉唐时期晕裱织物装饰演变与技艺发展

陆苗苗, 谢静*
(北京服装学院 美术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晕裱纹样因其独有的色彩变化形式在丝绸之路沿线大量出现, 并对中国传统织绣纹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汉唐时期织物中的晕裱纹样为研究对象, 从纺织科学、艺术考古学等视角研究其艺术风格与审美特征的演变规律, 并对“晕裱”名称的含义进行考证, 进而从历时性的角度梳理织物中晕裱纹样装饰风格流变与技艺发展变化, 探析织物晕裱纹样的本土化演绎历程。

关键词: 晕裱纹样; 织物;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TS 941.2; J 5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1928(2024)02-0160-07

Evolution of Pattern Decoration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 Halo Pleated Fabrics from Han to Tang Dynasties

LU Miaomiao, XIE Jing*
(Academy of Fine Arts,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Halo pleated pattern appeared in large numbers along the Silk Road because of its unique color changes an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traditional embroidery pattern in China. By taking the halo pleated patterns in the fabrics produced from Han to Tang Dynas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evolution law of their artistic style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aspects of texti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 archaeology, etc., and investigate the meaning of the name "halo pleated", so as to sorted out the style change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 the halo pleated pattern decoration in fabrics from the diachronic perspective, and explored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halo pleated patterns in fabrics.

Key words: halo pleated pattern, fabric, cultural communication

晕裱是古代纺织品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具有晕色效果的彩色条纹装饰纹样, 其利用线条的颜色变化从而产生丰富的色彩装饰效果。考古所见带有晕裱纹样的织物, 在古代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大量出现。具有异域风格的晕裱装饰, 以纺织品为主要物质载体进行传播, 流经不同地域并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熔铸改造, 逐渐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装饰纹样。

文中以汉唐时期织物晕裱纹样为研究对象, 对其名称含义、艺术流变、工艺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 考察晕裱纹样在汉代至唐时期纺织品中的本土化演进历程, 探究其形成规律与演变特点。

1 晕裱的名称释义

“晕裱”的具体内涵, 尚未有明确且统一的表述, 在古代典籍中也未有明确的记载。日本江户时期狩谷望之所撰的《笺注倭名类聚抄》中记载: “按晕裱本彩色之名……其色各种相间, 皆横终幅。”^[1]由此推测, “晕裱”一词应为近代学者根据其样式特点命名而来。

文中对“晕裱”二字的字形与字义进行阐释, 并考证其具体内涵。从“晕”字的字形看, 其在甲骨文中是一个象形字, 《甲骨文字典》认为该字描绘了太

收稿日期: 2023-02-02; 修订日期: 2023-12-19。

基金项目: 北京市属高校新兴交叉学科平台建设项目(110000247000003073871)。

作者简介: 陆苗苗(1996—), 女, 硕士研究生。

* 通信作者: 谢静(1979—), 女,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Email: 271138648@qq.com

阳周围环绕的晕气之形态,“晕”与日月之变化、天象有关。从“晕”字的字义看,汉代刘熙《释名·释天》:“晕,捲也,气在外捲结之也,日月俱然。”^[2]有学者对此解释为“捲”为“晕”的语源,晕训围绕^[3]。在此基础上“晕”又引申出多种含义:①“晕”产生于太阳或月亮周围,其形为环状,因此引申出环形纹路之义^[4];②晕的光由日月之辉映射而形成,故而比较模糊,进而引申出光影或色彩四周模糊的部分^[5]。“裯”最早在唐代典籍中有所记载,明代张自烈编撰的《正字通》中对该字作出解释:“綢,居晏切。音澗。锦文,唐有大綢锦通作綢。”^[6]由此可知,“綢”在唐时期应特指一种织锦纹样,该类织锦又被称为“大綢锦”。“綢”通作“綢”,“綢”为“裯”的繁体,是形声字,从衣,间声。“裯”字本义指在衣服上按照一定的间距打出的褶子,此外“间”又有间杂、夹杂之意,故而“裯”字引申为间杂,指衣色驳杂不纯,颜色混杂^[7]。在《大广益会玉篇》中载有:“綢,公限切,晕衣,又帮綢。”^[8],其将“綢”与“晕”联系在一起,指代一种具有色彩晕染效果的服装。

结合上述“晕”“裯”二字的具体内涵,可以看出“晕裯”主要指应用于纺织品中的一类纹样,主要特征为多彩色混杂且具有晕染效果。在织物范畴内,从新疆地区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看,织物中彩色条纹的形式主要包括两种:强调多种色彩变化的彩虹条纹和浓淡晕染过渡形成色阶的渐变条纹。多色彩相间的彩虹条纹通常被称作“裯色”,晕裯纹样中的色彩则以浓淡渐出的形式进行色彩变换,强调的是晕染渐变的视觉效果。

2 西来之物:汉晋时期西域晕裯缂毛织物

新疆地区出土的晕裯织物纹样风格和织造技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早期晕裯纹样最先在毛织物中出现,纹样组成带有明显的草原风格。相关出土实物资料有:山普拉早期墓葬 M01 墓出土 3 件,墓葬年代为中原西汉时期;楼兰地区出土 1 件,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尼雅出土 3 件,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到晋代。

2.1 汉晋时期织物晕裯纹样装饰风格

以山普拉古墓、民丰尼雅汉墓和楼兰地区为代表,出土一类带有晕裯纹饰的毛织物。该批毛织物由高支毛线织成,组织结构为 1/2 斜纹,纬密极高,中间部分带有晕裯纹效果,并采用了带状的缂织结构花纹。该类毛织物工艺水平精湛,在图案设计和造型样式上都展现出高度一致性,具有独特的艺术

风格和审美取向,极具异域风情。

山普拉墓地出土的西汉时期晕裯毛织物如图 1 所示。图 1(a)^[9]为红地晕裯葡萄纹毛织物残片,其缂织部分为两道纵向的晕裯带,中间装饰纹样为葡萄纹。葡萄纹为中心对称式构图,并采用二方连续进行排列,两侧饰晕裯彩条,颜色由外至内为:棕色、浅棕色、果绿色、草绿色、姜黄色、橘红色、红色等^[10]。图 1(b)^[8]为红地晕裯花卉纹毛织物,纹样构图方式相同,中间主题纹样为二方连续并蒂花卉纹,纹样风格自然写实,以轴对称方式呈现蜷曲的花苞,配以姜黄色花萼,最下端为叶子。图案两侧晕裯彩条由外至内颜色依次为:棕、浅棕、红、橘红、姜黄、草绿、果绿色等,相邻色彩之间有过渡。



(a) 红地晕裯葡萄纹毛织物



(b) 红地晕裯花卉纹毛织物

图 1 山普拉墓地出土的西汉时期晕裯毛织物

Fig. 1 Western Han Dynasty halo pleated fabric unearthed in Shanpula cemetery

楼兰古城出土 1 件蓝地晕裯缂花卉斜褐织物如图 2 所示。该织物纹饰呈纵向轴对称,极具秩序感,且色彩搭配丰富,由外向内为晕裯彩条、涡卷纹和对波植物纹,黄绿晕色对波纹骨架中填充石榴纹,纹样采用通经断纬织花方式,在织物中间缂织出来;晕裯彩条颜色由外向内依次为茄紫色、桃红色、紫红色、靛青、黄棕等色,波浪纹为紫地上起花,以白色勾勒外边缘,增加了图案的立体感。

民丰尼雅 5 号墓于 1995 年出土多件带有晕裯纹样装饰的缂毛织物,具体如图 3 所示。图 3(a)^[11]为东汉花卉纹晕裯缂毛靴,其靴面为红地晕裯斜褐,纵向两道晕裯彩条采用缂织工艺,白地上起二方连续并蒂植物纹;主题纹样以通经回纬的方式缂织而成,包含红、绿和白色显花,花朵颜色为蓝和绿交替,花茎花萼为浅棕色或浅棕和棕色交叉;两侧晕裯彩条由内向依次依次为深棕、浅棕、绛红、浅红、果绿、蓝绿、蓝。图 3(b)^[12]为东汉晚期至晋的缀绢晕裯缂花毛织袋,该织袋晕裯彩条中间装饰植

物纹,并采用缂织工艺,在蓝绿色地上起二方连续图案,纹样色彩丰富,红冠绿边与红褐冠姜黄边,两色花朵交替排列,错落有致;晕裯彩条颜色由内向外依次为红、粉红、姜黄、棕色、浅绿色、绿色。



图 2 蓝地晕裯缂花卉斜褐织物

Fig. 2 Woollen fabric with flowers design on the blue background



(a) 花卉晕裯缂毛靴



(b) 缀绢晕裯缂花毛织袋

图 3 民丰尼雅出土的东汉时期晕裯毛织物

Fig. 3 Minfengniya unearthed Eastern Han Dynasty halo pleated fabric

图 1~图 3 的毛织物在纹样构成和图案风格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纹样组成上,以具有中亚风格的植物作为主题纹样,且形式表现极为相似,均以简洁的几何轮廓线条勾勒,有的两侧边缘饰有罗马时期流行的波状涡卷纹,具有一定装饰意味;纹

样构图均为纵向二方连续对称或 S 型连续带状,即以植物纹为中心对称,左右两侧分布晕裯纹饰;在色彩组成上,汉晋时期织物晕裯纹样以红色系、棕色系、绿色系和黄色系为主,整体色彩明丽欢快。汉晋时期晕裯毛织物生产具有一定的组织化、规模化和标准化,是中西文化和贸易交流的重要见证。

2.2 汉晋时期晕裯织物织造技术特征

秦汉时期中国的毛织工艺已相当成熟,图 1~图 3 所列举的几件晕裯毛织物的组织结构均为斜纹组织,与同时期墓葬出土的其他毛织品相比,其纱线组成和织造工艺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源流。

晕裯彩条细腻自然的晕色过渡效果和色彩的多色阶呈现,可通过毛纱种类选取和混色纺纱两个途径实现。羊毛的细度和长度影响到纱线细度,进而影响图案效果,而织物中纹样细腻自然的色彩变化,只有用高支毛纱织成高纬密的毛织物才能实现。晕裯纹样过渡自然的色彩呈现效果对毛织物的纱线有较高的要求,该类晕裯毛织物纬纱密度较高,彩纬排列紧密,完全覆盖经线,形成色彩清晰细腻、图案精致的纬显花织物,而汉晋时期的本地产羊毛不如外来细羊毛所能达到纱细度,无法纺高支毛纱,该类晕裯缂褐(以通经断回纬的形式织造的粗毛织物)应为外来细羊毛织成^[13]。此外,通过使用混色纺纱技术可以使纱线色彩更加多样化。由于天然染料的颜色种类有限,因此,纱线颜色的选择会受到一定限制,而晕裯织物色彩有 5 种以上,颜色过渡自然,中间色的实现除了依靠多样性的染料,还运用了色彩学原理,在纺纱过程中通过将不同色彩的毛线进行混合,从而达到丰富多样的色彩效果。

1/2 斜纹组织结构是晕裯毛织物色彩转换自然的基础。而在缂织工艺中由平纹组织织成的织物密度较小,两组彩纬换色时会在径向出现缝隙,反映在织物图案上则可能使晕裯纹样的色彩转化生硬。相比之下,1/2 斜纹组织的织物可密性较好,密度较高,可以制作出丰富的图案,且图案细节更加精致。在形成图案时,同一根经线有前后两纬线与经线交织形成的纬浮点,使图案轮廓变化更有立体感和连贯性,色彩转换在视觉上更为细腻且层次丰富。

3 本土化演绎:唐代的晕裯织锦

至唐代,西域丝绸之路畅通且联系愈加紧密频繁,中原汉文化在西域进一步传播,佛教的传入和

兴盛推动了晕裯色彩样式的适用范围,如晕裯纹样除了呈现在织物上,也出现在绘画和宗教艺术表现中。中原蜀地曾出现以传统经锦制作晕裯织物的实例,由此可见,织锦体系对晕裯色彩表现形式的吸收创造,使得晕裯纹样形式表现有了质的改变,带来织物色彩运用观念与织锦技术上的革新。

3.1 唐代织物晕裯纹样装饰的多样演绎

唐代丰满绚丽、蓬勃向上的审美倾向为晕裯纹样的图案组合方式注入新的装饰风采。晕裯纹样由最初的局部辅纹边饰逐步发展为织锦中一类重要的地纹纹样,通幅的晕裯色彩千变万化,结合自然花鸟纹样,在丰富视觉表现的同时,也传达了人们的美好祝福。如新疆出土的“晕裯花鸟纹锦”、敦煌出土的“晕裯提花锦”、都兰出土的“晕裯小花锦”等,均将晕裯与花鸟组合,并赋予其“锦上添花”的美好寓意。“锦上添花”织锦是唐代提花锦中的一类,指在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上再绣上花朵。“锦上添花”最早出自于南唐静筠二禅师《祖堂集》:“今日便是锦上添花。”后人由此提炼出“锦上添花”,比喻美上加美,喜上加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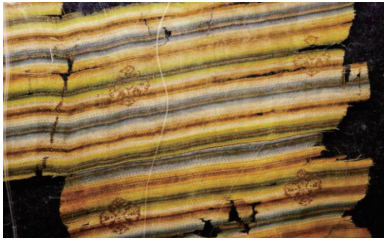
唐代晕裯小花锦如图 4 所示。图 4(a)^[12]为晕裯四瓣花纹锦针衣,该针衣以双色晕裯为地,装饰四瓣花卉纹样与联珠圈纹,纹饰沿经向重复循环,在纬向交替排列,丰富了晕裯彩条的视觉效果。该织物通过间隔地改变经纬色丝的排列使其形成晕裯效果,以山形斜纹为基本组织,通过经地组织纬浮花这一方式使其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图 4(b)^[14]为敦煌出土的晕裯朵花纹锦,与晕裯四瓣花纹锦针衣中的花纹表现效果相似,图案由黄、红、棕、草绿和墨绿等色彩条构成,彩条上四瓣花和六瓣花纹样交替排列,红色彩条纹上饰有蓝色朵花,绿色彩条纹上饰粉色花。由晕裯纹样与朵花图案组合而成的“锦上添花”类丝织品,不仅出现在绚丽多彩的织锦中,在质地轻薄的绫织物中也有出现。图 4(c)^[15]为吐鲁番阿斯塔那 105 号墓出土的唐时期的八彩晕裯提花绫裙残片,该残片以黄、白、粉红、茶褐、绿 5 色彩经织造而成,形成具有晕色效果的彩条图案,并以晕色彩条为地,以纬线起花织出金色柿蒂小团花。该残片为绫丝织物,绫始产于汉代以前,唐时期绫织造技术达到新的高峰,据贡品资料可知,贡绫之州有 30 个^[16]。《褰绫》中:“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17]道出了绫织物纹样的一大特点,绫织物地组织色彩多样,与其上纹样相呼应,在光折射下花色耀眼闪烁,不同角度效果不同。



(a) 晕裯纹锦针衣



(b) 小花晕裯纹锦



(c) 八彩晕裯提花绫裙残片

图 4 唐代晕裯小花锦

Fig. 4 Tang Dynasty halo pleated brocade

3.2 唐代晕裯织物织造技术特征

唐代蜀锦织造技艺的精进为晕裯纹样的多样表现奠定了技术基础,其延续了传统汉式经锦的牵经技艺,以多彩色经线分区显花,创造了“晕裯”的表现方法。相较于汉晋时期的毛织物,丝织品的丝线更易于染色,光滑柔软的丝线使织物更加富有光泽,色彩华贵绚丽,丝绸细腻的肌理也使晕裯色彩过渡更加自然。大历十三年(公元 778 年)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文书中发现了一双云头锦鞋,具体如图 5^[18]所示。锦鞋里衬采用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红 3 色织成晕裯纹样,呈现出斑斓的色彩效果;纹锦结构为斜纹经二重组织,其晕裯花鸟纹样以两重复杂的彩条经丝与两组本色纬丝交织而成,表层的经线按照晕色渐次排列,通过与里层的经线进行换层从而显示花纹,织造技艺精巧极具艺术美感。据故宫博物院陈娟娟同志分析,以表经的色彩排比为例,仅在一个单位循环里面,就有 37 个彩条变化,彩条晕裯包含 13 种颜色,5 色为一组,茶棕作为色彩组合的分界线,在颜色变化过渡

中起到缓冲调和的作用,形成平衡对称的美感,再配以不同色彩的散点花鸟纹饰,宛如彩虹万道,绚丽缤纷,反映了公元 8 世纪中国丝织工人在染丝、配色和牵经等方面高超的设计能力和艺术水平^[19]。



图 5 唐代变体宝相花云头锦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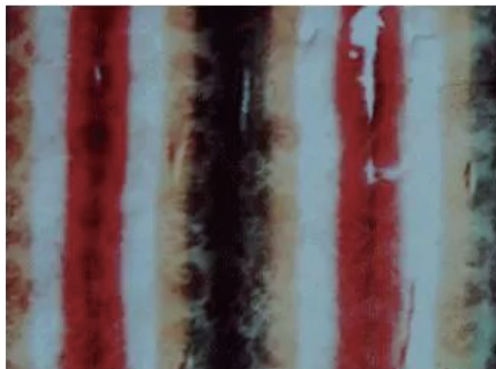
Fig. 5 Variant treasure phase flower yuntou brocade shoes Tang Dynasty

唐代除以织造形式实现晕裊纹样,还以染纈来表现晕裊效果。“纈”原指具有“纈”的晕色效果图案,在《续日本纪》^[20]中对这种图案表现形式有详细记载,其特点是多种颜色相间,以白色为底,依次加入红色、赤色、黄色等颜色,再以白、缥、青等色交替,形成渐次浓淡的效果,横向贯穿整个幅面。由于这种技术广泛应用于各种锦缎的织造,成为了一类独具特色的织锦,并命名“纈”。

从工艺上看,“纈”属于“织采为文”的范畴,通过不同颜色的经纬线交织形成多彩色图案,但从组织结构上看,“纈”类织物采用了锦、绦、绢的组织结构,其利用经纬线本身的色彩排列或扎染变化呈现不同装饰效果。故而,“纈”不仅可由多彩丝线织造而成,也可经染纈形成晕色效果。新疆出土条纹染纈织物如图 6 所示。图 6(a)^[21]为都兰热水墓出土的唐代对波葡萄纹绦,该纹绦在绦地上进行染色,形成青黄相间的晕色效果。图 6(b)^[22]为吐鲁番出土的条纹染纈绮,以红、白、黄、绿 4 种色彩形成浓淡渐变的效果,其色彩排列顺序与《续日本纪》中表述的十分接近。



(a) 对波葡萄纹绦



(b) 条纹染纈绮

图 6 新疆出土条纹染纈织物

Fig. 6 Strip-dyed valerian fabric unearthed in Xinjiang

4 晕裊纹样的宗教应用与观念再现

晕裊装饰在唐时期不仅出现在丝制品中,在佛教绘画艺术与佛教器物中亦有体现。敦煌艺术中的晕裊纹样如图 7 所示。图 7(a)^[23]为晕裊提花锦幡,该锦幡是敦煌莫高窟 130 窟在加固南壁西端壁画时发现的,幡身由绿、蓝、白、黄、褐 5 色经线及蓝色与白色、蓝色与褐色合丝的经线,织成组织结构为 3 枚经斜纹的晕裊彩条纹样,在彩色条纹上有以纬线显花的褐色菱形小花纹饰^[24]。图 7(b)^[25]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画中菩萨立于莲花台上,腰部着晕裊样式的裙,裙上绿、粉、橘、黄、蓝色彩依次排列重复出现,并有朵花纹点缀,精致华美。晕裊纹样中的色彩表现方式与宗教中光的神性表现手法高度相似,藏经洞出土绢画上的菩萨像、佛陀像等的头光或背光也有类似晕裊色彩样式的装饰出现。图 7(c)^[26]为 9 世纪《文殊菩萨像》绢画,画中文殊菩萨的佛光以彩虹色(自内向外依次为草绿、绿色、红、橙、黄绿、天蓝、绿、紫、浅绿、绿色)效果呈现。画家通过颜色深浅变化表现光芒,或者用不同颜色组合出彩虹般的效果,这种表现手法至唐时期已然成为了一种程式化的表现方式。该手法最早可追溯至北朝时期,莫高窟第 428 窟北壁人字坡下部的说法图中,中央的佛像和东侧菩萨的头光就是通过蓝色和绿色的过渡渐变,形成如彩虹般璀璨的光环效果^[27]。

晕裊纹样被世俗社会所接纳,融入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于世俗用品中,成为一种非叙事性的简单装饰纹样。唐代绘画中有多处表现穿有晕裊纹饰服装的人物形象,虽然图像中所反映的唐代织物与当时真实使用的情况尚不可考,但唐代写实主义风格的绘画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晕裊纹样的接受与再现。阿斯塔那墓出土唐

代人物绘画如图 8 所示。图 8(a)^[28] 和图 8(b)^[29] 中仕女和孩童所着之裤均出现了晕裯纹样,竖向条纹色彩浓淡渐变。类似的条纹裤也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具体如图 9^[30] 所示。莫高窟第 220 窟中莲花童子着红白相间的窄条纹背带小口裤,站立在仰莲花中心,为了反映“化生”,用 3 片透明莲瓣合抱,证明并非人间虚构。综上所述,在绘画艺术中,晕裯纹样的刻画已初具程式化特征,不再局限于织物与宗教光芒的表现,成为一种艺术性的图案表现。



图 7 敦煌艺术中的晕裯纹样

Fig. 7 Halo pleated pattern in Dunhuang art



图 8 阿斯塔那墓出土唐代人物绘画

Fig. 8 Paintings of Tang Dynasty figures unearthed from Astana tomb



图 9 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壁画局部

Fig. 9 Part of the fresco in cave 220 of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5 结 语

晕裯色彩装饰纹样在其发展演变和传播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其传入不仅有物质技艺层面的交流,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进程中在审美和文化层面的微观显现。在艺术风格与样式表现上,汉晋时期的晕裯纹样与西域、中亚乃至西亚等有明显地域特征的葡萄纹、涡卷纹等主题图案组合成复合图案,其色彩浓郁且变化丰富,是西域草原风格与中亚装饰艺术多重影响下的产物。唐时期,晕裯纹样在织物中以热烈明艳的色彩装饰在丝织品上,其装饰范围由条形的带状边饰逐渐转变为织物中通幅的地纹,并配以自然花鸟图案,突破了早期规整几何式的风格表现,更加符合唐人追求生动写实的自然审美观念。晕裯织物的传入与发展也促进了织造技艺的交流与改进,汉晋时期晕裯纹样主要出现在毛织品上,晕裯色彩晕染渐变效果的实现主要得益于采用外来细羊毛原料作纱线,以 1/2 斜纹技术织造成高纬密毛织物。唐时期染织技艺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晕裯纹样表现形式由单一走向多元,在织锦体系中,晕裯色彩形式成为蜀锦中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法,此外晕裯还以染缬的形式表现。晕裯织物的发展与演变既有技术层面的创造革新,又有审美观念层面的接纳吸收,织物中晕裯纹样突破了载体的局限,出现在宗教艺术、绘画、建筑等多领域。

参考文献:

[1] 王庄穆. 中国丝绸辞典[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2] 刘熙. 释名[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 [3] 刘江涛.《释名》“晕,捲也”疏证[J]. 文学教育(上), 2017(7):75-77.
LIU Jiangtao.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 Halo, Curl" in *Shiming* [J]. Journal of Literary Education (Upper), 2017(7): 75-77. (in Chinese)
- [4] 姚宽. 西溪丛语[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
- [5] 白婧.《说文》新附字“晕”的考释——兼论“晕”与相关字之间的关系[C]//刘川鄂. 荆楚学术.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
- [6] 张自烈,廖文英. 正字通[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
- [7] 李士生. 土生说字:第 17 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8] 张玉书. 康熙字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 [10] 于颖. 新疆出土斜纹晕縐羊毛[J]. 吐鲁番学研究,2013(1):64-72.
YU Ying. The wool tapestry fabrics of twill and rainbow unearthed from Xinjiang [J]. Turfanological Research, 2013(1):64-72. (in Chinese)
- [11] 阿迪力·阿布力孜. 古代精绝人的衣冠服饰[N]. 中国民族报,2018-05-25(09).
- [12] 孙大卫.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宝典:6 织物卷[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 [13] 贾应逸,陈元生,解玉林,等. 新疆扎滚鲁克、山普拉墓群出土(西周至东汉)毛织品的鉴定[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8(1):18-23.
JIA Yingyi, CHEN Yuansheng, XIE Yulin, et al. The identification of wool textiles from Zagunluke and Shanpula tombs(from Western Zhou to Eastern Han) in Xinjiang [J]. Sciences of Conservation and Archaeology, 2008(1):18-23. (in Chinese)
- [14] 赵丰.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M].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
- [15] 田自秉,吴淑生. 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
- [16] 卢华语. 唐代蚕桑丝绸研究[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 [17] 吕思勉. 吕著史学与史籍[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8.
- [18] 朱虹. 新疆博物馆藏唐变体宝相花纹云头锦鞋鉴赏[J]. 文物鉴定与鉴赏,2013(3):39- 41.
ZHU Hong. Appreciation of yuntou brocade shoes with precious flower patterns of Tang dynasty in Xinjiang museum [J].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to Cultural Relics, 2013(3):39- 41. (in Chinese)
- [19] 黄修忠. 蜀锦的月华、雨丝晕裉锦技艺[J]. 四川丝绸, 2007(4):50-53.
HUANG Xiuzhong. Yuehua and yusi brocade skills of Shu brocade [J]. Sichuan Silk, 2007(4):50-53. (in Chinese)
- [20] 菅野真道. 续日本纪[M]. 东京:岩波书店,1998.
- [21] 许新国. 飘舞在青海丝路上的华美[J]. 读者欣赏,2018(6):116-125.
XU Xinguo. The beauty of dancing on the silk road in Qinghai [J]. Reader Appreciation, 2018(6):116-125. (in Chinese)
- [22] 朱桐莹. 新疆出土汉唐染缬图案与工艺研究[J].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4):77-82.
ZHU Tongying. Study of resist dyeing patterns and craft-works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unearthed in Xinjiang [J]. Journal of Zhejiang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7, 16(4): 77-82. (in Chinese)
- [23] 赵丰.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M].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
- [24] 樊锦诗,马世长. 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它[J]. 文物,1972(12):55-68.
FAN Jinshi, MA Shichang. Tang Dynasty silk fabrics and others found in Mogao Grottoes [J]. Cultural Relics, 1972(12):55-68. (in Chinese)
- [25] 大英博物馆. Dunhuang silk painting [EB/OL]. (1919-01-01) [2023-12-15].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19-0101-0-102.
- [26] 大英博物馆. Dunhuang silk painting [EB/OL]. (1919-01-01) [2023-12-15].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19-0101-0-141.
- [27] 赵声良. 光与色的旋律——敦煌隋代壁画装饰色彩管窥[J]. 敦煌研究,2021(3):1-12.
ZHAO Shengliang. The melody of light and color——on the decorative colors in the Sui Dynasty murals of Dunhuang [J]. Dunhuang Studies, 2021 (3): 1-12. (in Chinese)
- [28] 安徽博物院. 锦绣西域新疆丝路文物精品展 [EB/OL]. (2021-11-30) [2024-01-18]. https://file.ahm.cn:444/anhuiamuseum/cms_topic_html/jxxy/zhongd.html.
- [29] 佚名. 唐人双童图 [EB/OL]. (2022-09-21) [2023-12-18]. <https://baike.baidu.com/pic/唐人双童图/22823739?fromModule=pic>.
- [30] 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第 220 窟 [EB/OL]. (2016-05-01) [2023-12-18]. <https://www.e-dunhuang.com/cave/10.0001/0001.0001.0220>. (责任编辑:张 雪)